



落成的宿舍，強烈灰水的氣味和經常警鐘誤鳴記憶猶新。而何安達則說，新亞地處山頂，颱風過後宿舍浸漏嚴重，同學都爭相將電器從插座拔掉，當時的狼狽情況，今日難以想像。

### 中英談判的引爆

除了宿舍生活，八十年代初的學運亦令人津津樂道。「學運重燃的引爆點，是八二年日本的九一八竄改教科書事件，引起公憤。八二年年底，英揆戴卓爾夫人訪華前，接受英國廣播電台訪問，表示會在中英兩國歷史條約的基礎上談判，中大和理大學生乘戴卓爾夫人訪港，到機場抗議表明立場，反對不平等條約。可是當時社會普遍想法，是維持現狀，學生行動在社會引起很大迴響。」八七年的學生會會長蔡子強憶述。

「當時的國是學會，民族主義相當濃厚。八二年的九一八竄改教科書事件，學生對民族立場的大是大非，已非常清晰，討論前途問題更義正詞嚴，幾乎馬上決定了立場。」

八二年，中大學生會發表對香港前途的立場聲明，提出「民族回歸、民主改革」的綱領，支持香港回歸中國，中大學生會的立場，對當時仍力主維持現狀的想法，背道而馳，可是學生卻幾乎成為眾矢之的，亦爆發校園內的辯論。

「聲明發表後，掀起大字報廣泛辯論，認為學生會不能代表全體學生立

場，亦有要求全民表決立場。」何安達說。「後來，校園內討論學制四改三，又發生醫學院事件，討論通識教育，當時曾在聯合書院面向本部的峭坡，放置一條大黑紗以示抗議。接著是區議會選舉，當時吳明欽(81新亞哲學)亦在中大讀研究院，他和馮檢基都在校內廣邀學生助選。到了中英談判，羅沃啟、陳耀華(83新亞哲學)等人在校園發起辯論，學生會步入政治化年代。」



▲校友黃錦波憶述大二參加中大生物化學系的迎新營，站在最後排左起五的持旗者正是他。

「當時校內討論的氣氛非常激烈，尤其是黃宏發的自由主義，在校內頗有影響力。聯合的政政系會，更有數次激辯。」

「八四年，學生會寄信給趙紫陽，肯定港人治港的構思。想不到竟然趙紫陽回信，中大學生會召開記者會發表信件，引起一時轟動。」蔡子強說。這封彌足珍貴的信件，可能還藏之於學生會內某個文件櫃，說不定某天可成為博物館的歷史文物。

### 中大的辯論傳統

大學是思想的搖籃，校園辯論氣氛熾熱，百家爭鳴。中大裡許多爭論，都由大字報引發，話題由中大人的角色，參與校政，甚至於香港前途，都曾擦出火花。吳奇熾七八年進入中大時，爭辯曾經著眼於反省中大人的角色，例如「CU仔去死吧！」和「四仔主義」等著名的大字報。

七九年，中大的辯論焦點，開始轉

移到校政方面。轉捩點是中大醫學院事件。

「七九年醫學院事件，肇因是中大成立醫學院，決定英文中學中七課程，可以取代中大的Pre-clinical，也就等同大學一年級。那是四改三的先兆，全校譁然，促成了醫學院事件委員會，由張結鳳(83新亞新聞)出任主席，由我出任副主席。」吳遠興憶述：「後來事件發展得愈來愈複雜，學生更想爭取參與校政。當年以學生代表張珩于(83聯合中文)，與校方高層接觸最緊密，知道許多『機密』。」

接著就是四改三和前途談判的爭辯，直到中英草簽中英條約，確定了港人治港。

八十年代中期，可說是學運的高潮。自此以後，學運亦從絢爛歸於平靜。

「八十年代中後期，聯合書院學生會亦曾出現不能組閣的情況。我在八四年進入中大，當時全級每星期都要到邵逸夫堂上聯合書院的通識教育，其中一課是郭少棠教授(72新亞歷史)大談當年學生運動，有些同學回應時覺得不以為然，當時大家的思想亦比較實際。而客觀環境是當時中英談判塵埃落定，一國兩制勢在必行。直到四改三和六四事件，才重新啟動了學生運動。」八四年進入中大的文振球，親身經歷了當日的學運低潮。

當時學生會的中堅分子，不少均來自新亞，也許是承襲了關祖認社的傳統。

八七年的中大學生會會長，新亞蔡子強亦有同感：「新亞學生對學生事務最為積極，其中數年，學生會和學生報